

“西师诗”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制，此时是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胜利结束和平定南疆叛乱的开始。其主要内容记载：清代从康熙至乾隆三朝皇帝出兵征讨准噶尔全过程，时间跨度大约为七十年，是乾隆皇帝对西北战事的总结，是研究清代西北边疆和民族关系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乾隆皇帝一生写过很多的诗篇，但此诗是五言记事是哪些长诗，约为二千多字，“西师诗”的特点是以诗证史、诗史互映，并用大量文字对诗文进行注释，是一篇纪实性的史诗，被认为开创了清代边塞诗的先河。

乾隆御笔《西师诗》全文：

西师历四载，王臣久于役，谁无室家心，而能忘契阔，始缘趋机动，操刀乃必割，终以阻远艰，举碁忌屡易，欲罢又未能，永言志颠末。皇祖征朔漠，即此厄鲁特，三番整六师，狼羣始窘迫，策妄退守巢，于以延喙息，取馘索贼子，惟命无敢逆（噶尔丹兵败，仰药死，其子脱身逃窜。时策妄阿拉布坦鼠伏一隅。畏威赧德，献出逆尸，不敢容留逆子）。厥后渐滋饶，遂复劫西域（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诈力势渐强横，计诱拉藏汗，以女妻其长子丹衷，袭杀拉藏汗，大肆劫畧。我师抵西藏，其酋帅大策零敦多卜始引众归巢，大策零敦多卜即今達瓦齐之祖，为策妄族兄），终康熙年间，盖未止兵革，皇考闡前猷，思一劳永逸，两路命大举，帑藏非所惜。究因时弗臻，胜败互轩轻（雍正年间西北两路驻兵，贼以送还罗卜藏丹津为名，又值西帅入觐，劫窃西路马羣，因藉所获马力跳梁北路，势甚猖獗，后为额駙策凌擊敗于额尔德尼招，几至匹马不返，而将帅之臣按兵不追，贼众得以兔脱，我武既扬，遂有罢兵之议）。曰予守成训，罢兵事安戢，稔知贼所恃，其长有二术：一曰激我怒，劳我众远出，彼乃邀近功，坐绌我物力；一曰窥我边，列堠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轶。知然明告彼，以主待其客，远兵既罢征，远戍亦罢拨，近边汝或伺，汝远劳竭蹶。噶尔丹策楞，闻言乃计绌，得失故晓然，求和使来亟，来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泽，如是终彼身，无事皆宁谧（其子曰阿占，即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之乳名），暴虐莫可诘，用是失众心，相延为篡夺，喇嘛達尔济，戕彼位自袭，達瓦齐攘之，计盖由撒纳（喇嘛達尔济既篡阿占而夺其位，達瓦齐偕阿睦尔撒纳奔哈萨克，藉其声援复篡，喇嘛達尔济皆阿睦尔撒纳为之谋画，盖欲自取也），绰罗斯汗族，達瓦齐一脉，阿睦尔撒纳，辉特别枝叶，时虑众鲜从，以此缀旒设，终不忘伊犁（伊犁盖四卫拉特会宗之地也），煽乱事狡譎，達瓦齐弗甘，兵连祸相结，惟时三策楞（都尔伯特台吉策楞、策楞乌巴什、策楞孟克、恐祸及己，率所部来降），避祸来投阙，撤纳旋亦归。宠遇厕班列，熟筹如许众，杂居喀尔喀，如狼入羊羣，几不遭啣噬，就其力请师，母宁授之钺（阿睦尔撒纳归命乞师，朕思机既可乘而新降多人，若尽处我喀尔喀之地终非长策，故定议出师。遂命阿睦尔撒纳副将军班第以往），国家全盛时，出帑储胥挈，曾弗加赋徭，更未废賑恤，八旗及索伦，劲旅多英杰，其心尽忠笃，其技善撒揜，那如杜甫诗，惨惻新婚别，乙亥我出师，一矢曾未发，五月大功成，庶以慰前烈。而何狼子心，饱扬去飘瞥，留语啖众狙，倡乱动戈戟，致我二臣捐，驿路肆唐突（阿逆潜蓄异谋于達瓦齐就擒，大兵凯旋时即流言胁众党恶之徒，仓卒变动班第，鄂容安同时致命疆場，贼众纷纷四出，窃占伊犁截断台路），羣言益蝮螭，无怪懦者怯，欲弃巴里坤，坚志斥其说，整师重讨叛，所向复无敌，一二畏首尾，乃致贼兔脱（大兵复进，前徒倒戈，阿逆众叛亲离，成擒在迺，乃因将军策楞参赞玉保等不和，又无克敌

致果之略，阿逆得以亡命）。申命事穷迫，大宛搜三窟，于诈应以直，残喘命得乞（哈萨克汗阿布赖始意欲留阿睦尔撒纳，大兵已压其境，相隔一谷，阿逆自度力不能支，因遣使诡辞，称哈萨克众即欲擒献阿逆，但其汗阿布赖未到，乞暂缓师。适以策楞获罪，命达尔党阿将兵前往，我兵以逆贼在目前争欲进促，而达尔党阿以为天朝当示大义，彼既缚献不宜加师，力阻众兵徘徊观望而贼得以橐载远扬矣）。宰桑勤王者，见此笑以窃，遂生轻我心，旋师反又忽（时呢吗哈萨克锡拉皆已授职从征，见达尔党阿为贼所卖，笑其无能，自哈萨克还复生变计，与巴雅尔、莽阿里克等密谋构乱，以害将军和起），计赚我和起，奋勇沙场没，兆惠全师还，则予命往接（将军兆惠以孤军远驻伊犁，闻呢吗等作乱整师东旋，中途屡殲逆众，值朕命侍卫图伦楚等率师赴援，乃得振旅而归，抵巴里坤），丁丑重问罪，值彼互残杀，因縁撒纳归，遇我窜仓猝（诸将分南北两路直指伊犁，维时札纳噶尔卜杀其叔绰罗斯汗噶尔藏多尔济，欲并其众，寻又为台吉達瓦所杀而献其首军门，时阿睦尔撒纳复自哈萨克逃回伊犁，聚众争长，突遇我师跳身遁迹），富德蹶其后，大宛徠汗血，称臣许捕冠，冠更逃罗刹（富德追阿睦尔撒纳适值哈萨克之兵，而哈萨克畏我兵威称臣贡马，且誓擒贼自効，阿逆知不能免乃奔俄罗斯。俄罗斯一名罗义或曰罗刹），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捐伊犁，筑室谋纷汨，北荒守和议，冥诛致贼骨，伊犁倡乱流，大半就擒讫，初议众建侯，为抚四卫拉，二十一昂吉，公属抡阔阔（準噶尔厄鲁特又名四卫，拉特部内有绰罗斯、辉特、和硕特、都尔伯特四族，各领其众，而绰罗斯为长。噶尔丹策楞时设二十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称也，为其汗公属達瓦齐，既执归京师于四部，各封一汗，而二十一昂吉则归之公属，如八旗蒙古，然仍择其世族宰桑辈长之）。是予奉天道，好生体造物，詎知彼孽深，历世不可活，以其狙诈类，诚如向所画，每岁费豢养，终亦背恩蔑，是伤我脂膏，而育彼羽翼，不如反之速，扫荡今将洁，猘豸肆恶流，三氏沦亡歇（噶尔藏多尔济被杀，绰罗斯族殄灭无几，辉特汗巴雅尔亦以叛逆诛殛，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满津心懷携贰参赞大臣雅尔哈善谗知异谋歼之于巴里坤外），余都尔伯特，始终守臣节，所以至今存，耕牧安职殖，其廿一宰桑，非诛即病歿，不善降百殃，此理愈昭晰，谓祸乃成福，致得每于失，幸以免众议，孰非鸿佑锡，设使司事者，惟明更勇决，万全尽美善，詎有小差跌，都大承平久，军旅谁经历，益因警宴安，求全肯过刻，先是花门类，杂种曰回鹘，久属準噶尔，供役纳程秸，羈縻其和卓（噶尔丹策楞先以兵威迫胁回人，执其酋长和卓拘繫于阿巴噶斯之部落，以回民分类各昂吉下而役使之），笼络其臣妾。我师定伊犁，乃得释縲继，我将纵之归，抚众许朝谒（和卓初闻大兵西伐献款输诚备极恭顺，我将军班第等因纵还故土，俾抚馭其众纳赋执役）肉骨生死恩，感应久不辍，报德乃以怨，转面凶谋黠，我将所遣使，百人遇害剧（和卓归故域后，我将军等差副都统阿敏道率百人往会盟，而彼乃设计尽行戕害），是皆奉上命，守义遭臬兀，苟不报其讎，何以励忠赤，厄鲁今荡平，回部余波蒙，徒以守坚城，未可一时拔，贾勇诚易登，伤众非所悦，中夜披军书，万里遥筹策，穷荒信安用，弦上矢难遏，志因继两朝，变岂防一切。苍灵赖有成，浮论宁祛惑，开边竟无己，自问多惭德，但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諄。